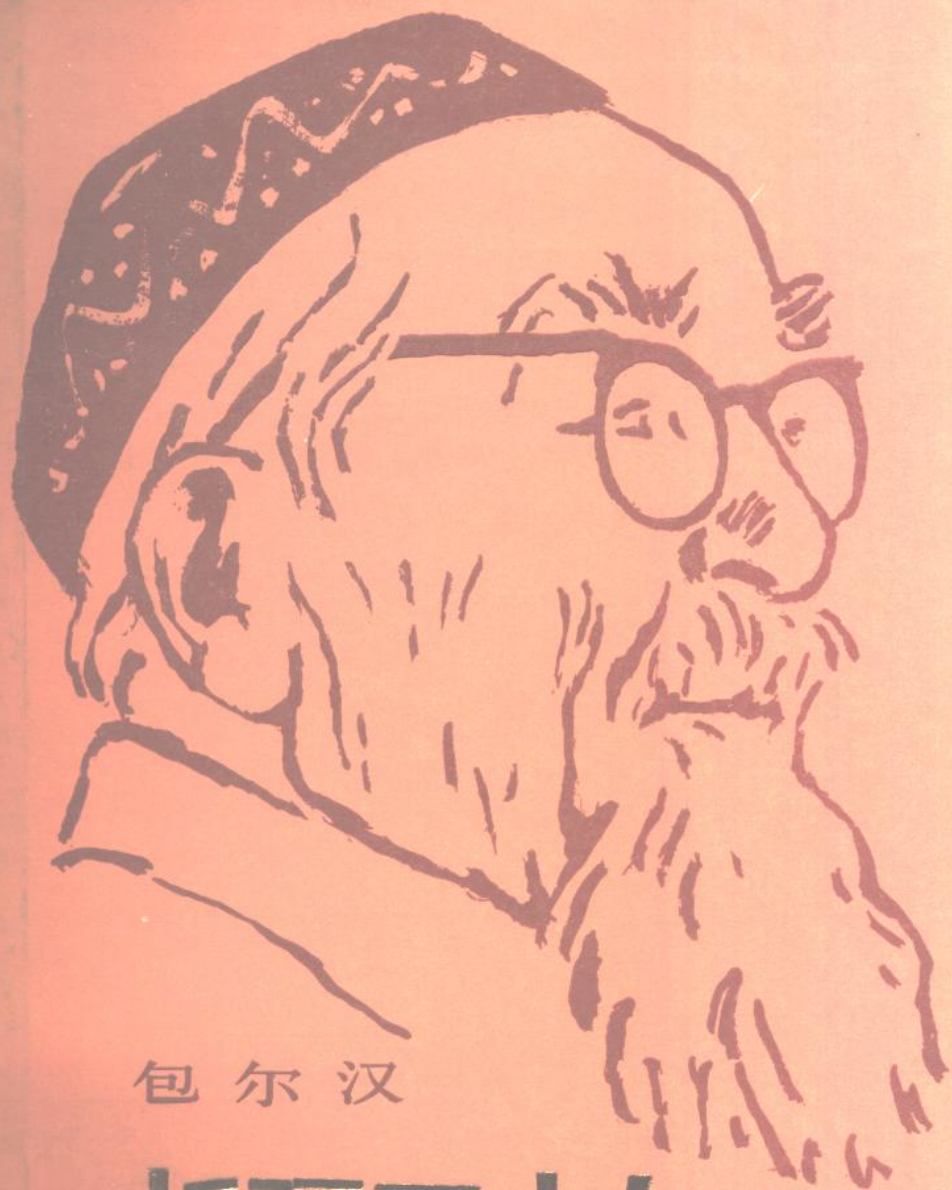




包尔汉

新疆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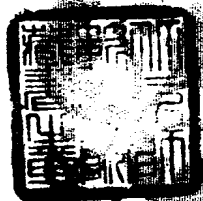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出版社

K294.5/8

包 尔 汉

新疆五十年

文 史 资 料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0749

940749

责任编辑: 黄鹰玲

封面设计: 金以云

新疆五十年

包尔汉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门大街 2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1984年 2 月第一版 1984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4 字数 290,000

印数: 00,001~4,000 册

统一书号: 11224 124 (精) 定价: 2.40 元

序 言

包尔汉同志的《新疆五十年》出版了，值得庆贺！

我认识包尔汉同志是在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但知道他的名字的时间却很早了。到新疆听到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和许多人士的介绍，才知道他很早就投身于革命活动。包尔汉同志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新疆的繁荣和进步，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新疆解放不久，就由徐立清同志和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批准，没有候补期就成为正式党员。解放后，包尔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改革，拥护屯垦戍边，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新疆，竭尽全力，努力工作。

我在同包尔汉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党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无比珍视和竭诚维护。包尔汉同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尊重，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包尔汉同志以八十九岁的高龄，

不顾年老体弱，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完成了三十万字的《新疆五十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种精神是很宝贵的。祝包尔汉同志健康长寿！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 震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写在前面

当这本回忆录写完时，我已经是快九十岁的人了。

在这九十年的岁月里，我在新疆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精力最旺盛的年华是同新疆现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分不开的。历史将我推上了政治舞台，我为碌碌无为、无所建树而惭愧。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一唱雄鸡天下白”的1949年，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我也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曾经嘱咐我：“多写些有关新疆历史方面的资料”。遵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我在工作之余，翻阅日记和书报，回忆了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历史，由周春晖执笔写成两篇回忆文章，1964年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接着就动手写第三篇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新疆，未及完稿，猝遭“文革”动乱。我失去自由达十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以重见天日。可惜的是，不久周春晖就先我辞世，他执笔的一篇未完成稿，1982年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上。

我又趁此垂暮之年，继续搜索枯肠，努力回忆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的一段历史，约请韩英珊执笔整理，到1982年春业已完成约十万字的初稿。在全稿已粗具规模时，纪大椿参加了修改审核工作。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当年的日记和书刊等资料，经过“文革”动乱之后，遗失了很多；加之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记忆日衰，许多具体生动的情节已经难以捕捉了。回忆录以存真为要，读者如感到不满足，那并非执笔者之故。由于时间紧迫，有些引文来不及查核原书，有些史实未与其他记载参证，而且，执笔者几经易手，文风难以

一致，这些都是要请广大读者原谅的。

至于史实上的外误、观点上的差错，敬请读者，尤其是亲历和熟知当时历史的读者不吝赐正！

最使我受到鼓舞，也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撰写回忆录的热情支持和帮助。王震同志在百忙中为这本回忆录作序，并写信勉励我，希望我保重身体，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加强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继续作出贡献。

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还有许多同志提供了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包尔汉·沙赫德拉

1983年2月

目 录

我的青少年时代.....	1
杨增新统治时期.....	6
在新疆的俄国商人.....	6
辛亥革命期间的两件事.....	15
哈密铁木耳起义.....	20
吐鲁番艾买提起义.....	27
阿尔泰划属新疆.....	31
二堂宴上诛杀异己.....	34
俄军扰新疆及其覆灭.....	38
入甯前的情况和杨增新的对策.....	39
白匪入甯后的初期情况.....	44
阿连阔夫骚扰奇台,巴奇赤甯据阿山.....	52
帝俄领事对俄侨的残害.....	58
为官者生财之道.....	59
二十年代新疆同苏联的关系.....	64
杨增新治甯之权术.....	69
政权的取得.....	70
羁縻与牵制.....	73
对部属的一套作法.....	86
行将没落的哀鸣.....	92
樊耀南及其不成功的政变.....	100

DL32/19

• 1 •

金树仁统治时期	115
金树仁就任省主席	115
在柏林获得故乡的消息	121
哈密事变	126
和加尼牙孜与外蒙	133
纷乱中的东疆	137
战火烧到乌鲁木齐	143
目睹战乱中的惨景	147
风雨飘摇中的金树仁政府	154
同南京政府的关系	154
同苏联等国的关系	157
统治核心：临夏集团及基本“治策”	161
腐败无能的军队	163
凋敝不堪的经济	166
在莫斯科同陈中的会见	168
“四·一二”政变	173
盛世才统治时期	182
盛世才上台后的新疆政局	182
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	186
盛世才与马张联盟的实力对比	186
标榜亲苏，争取外援	188
高呼反帝，争取民心	192
在亲苏反帝旗号的背后	194
我在塔城、阿勒泰的一年	197
受任阿山宣慰使	197
同马如龙、马赫英的斗争	199
劝阻准备东徙的哈萨克牧民	204

迫使塔城驻军缴械·····	206
迎接苏联红军入境·····	209
恢复邮路，克服粮荒·····	210
抵制来自马仲英的谣言·····	212
选举阿山民众委员会·····	215
使盛世才转危为安的三次战役·····	216
奇台战役·····	216
三道河子战役·····	217
乌鲁木齐战役·····	219
南疆事变及其被平定·····	222
帝国主义对新疆的颠覆宣传·····	222
混乱中的南疆·····	224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和覆灭·····	227
盛世才的经济、行政措施·····	233
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	237
目的与主要内容·····	237
大会代表与开会经过·····	240
大会期间的几件事·····	244
巴里坤牧区的临时市场·····	246
哈密、巴里坤的状况·····	246
举办牧区临时市场·····	248
谣言的破灭·····	250
路经哈密·····	254
两笔金卢布借款·····	255
我的转变·····	261
盛世才的特务组织·····	266
在盛世才的监狱里·····	269

新疆政局的变迁和我的获释·····	272
国民党统治时期·····	276
就任迪化(乌鲁木齐)专员·····	276
和平谈判的前后·····	281
伊犁临时政府·····	281
天山南北的烽火·····	283
吴忠信治新政策的失败·····	284
张治中赴新考察的背景及经过·····	285
和平条款的签订·····	287
会见阿合买提江·····	292
新疆省政府的改组·····	295
在南疆监选的日子里·····	297
在喀什·····	297
在莎车·····	300
在麦盖提·····	301
在和田·····	305
“二·二五”事件·····	306
阿勒奉行政调查团·····	312
联合政府的夭折·····	316
一次重要的抉择·····	323
到南京去当“国府委员”·····	326
就任最后一个省主席·····	329
张治中的召见·····	337
2月6日·····	337
2月7日·····	339
2月8日·····	341
2月9日·····	341

2月10日	341
2月11日	343
在省主席任内	344
发行新疆银元券	344
青年们的地下组织	346
马克南策动乌斯满、贾尼木汗作乱	349
马呈祥、叶成暴乱阴谋的破产	351
新疆和平解放	355
邓力群同志的到来和通电起义	355
在边城欢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361
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主席	366
喜庆声中的不幸事件	371
结束语	376



我的青少年时代

1894年10月3日，我诞生在阿克苏^①。这可不是南疆阿克苏河流域的名城，而是俄国喀山(Казан)省特铁什(Тетеш)县境内偏僻的小村。说起来，这两个阿克苏还有一点渊源关系呢！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爷爷郭拜都拉带我上了土屋的屋顶。这个当了多少年伏尔加河纤夫的老人，佝偻着腰背，指着东方对我说：“我们的故乡是在遥远的中国。那里有一条大河叫阿克苏河，那才是真正的阿克苏呢！”他还告诉我，他的爷爷叫帕拉提，因为反抗巴依(财主、富人)的剥削压迫，遭到清朝军队的镇压，便带领全家和二十多户村民逃往俄国，帕拉提走到半路就死去了。俄国官吏把这些逃难的人送到这里开荒种地。这一带塔塔尔族人很多，大家在一起相处从事伐木劳动，其实我们并不是塔塔尔人。为了怀念故乡，就把这个村子叫作“森林阿克苏”。爷爷说了很多，后来又找出一支长矛，说这就是帕拉提用过的武器，全家人一直保存至今。爷爷还希望我能上学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有朝一日能回故乡去，看看故乡的亲人，祭奠祖先的亡灵。

我们家全是文盲，爷爷要他唯一的孙子学点文化的心情是十分真诚的。当时全家八口人：祖父母、三个姐妹和我，全靠父亲沙赫德拉和妈妈哈里玛日夜操劳。填饱肚子都十分艰难，那里还有钱供我上学呢？幸好我的姑父阿铁牙都拉是附近库克申村的经文

^① 阿克苏，Ak；白，su；水。意即“白水”。

教师。在爷爷的张罗下，我在那里一面劳动烧“沙玛瓦尔”（茶炉），一面跟姑父学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那年秋天不幸的事发生了。爷爷在一次做礼拜时倒了下去，从此离开了我们。爸爸认为学文化没有用，不如回家干活。但我不愿失去这个才到手的学习机会，便去找妈妈，想到舅舅做面粉生意的喀山市里去读书，妈妈哭着不愿我离家远走，可是又不肯过分伤我的心。最后商定打发爸爸出门卖胡萝卜^①，我就跟村里的一个大叔上喀山去。当妈妈送我起程时，哭得像泪人一般。

我的突然到来，使舅舅、舅妈都很吃惊。当他们了解到我求学心切后，舅舅慷慨地送我到一所寄宿的“穆罕默德亚”学校去读书，还让舅妈拆了些旧衣服，给我准备冬装。

到了春天放假的时候，我随一个乡亲搭乘马车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村里的小伙伴也很快把我围了起来，问长问短。我将城里的见闻讲给大家听，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为了弥补不经父亲允许而出走的过失，我在假期里尽量帮助父母干活。我妈妈是勤劳的塔塔尔族妇女，除了下地外，还要织亚麻布和照料全家的衣食，还要给人家烤面包赚点零花钱，姐姐是她的得力帮手。三个月的假期结束后，爸爸亲自送我到喀山继续上学，他也在舅舅家住两天。

“穆罕默德亚”学校是阿里木江大阿訇创办的，校名是“继承穆圣”的意思。这个学校有两千多学生，从小学班到大学班都有。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阿布都拉。他经常让我抄写文章，每抄一回便付给我一、两个戈比作酬劳。他告诉我，当列宁领导的1905年革命爆发时，许多同学参加了革命，但是第二年2月21日，学校将这些学生都开除了。以后每逢这一天，各班学生都

^① 当时只有特铁什县种胡萝卜，据说种子是祖先从新疆带去的。到附近各地去卖胡萝卜是特铁什县村民的一项副业收入。

举行罢课，表示抗议。他希望我在班上组织这一活动。我同我的同班好友巴牙吉特商量，与全班三十多名同学相约，当这一天到来时，大家都不拿出书本来。1909年2月21日这一天，老师进门，见课桌上都是空空的，便劝同学们拿出课本来准备上课，大家就一起跺脚。其他老师来劝，也是如此。老师只好同意这一天不上课，但是他们把学生一个一个地放出课堂，并询问是谁叫他们这样做的。于是，我和巴牙吉特被学校关了一天的禁闭。这倒使我在兴奋、激动之余，又增添了一点自豪。

因为舅舅的生意不好，无力继续供我上学。春天放假之后，我没有回家，按照舅舅的安排，到一家书店里去当学徒，每月可得十卢布的工资。书店名称叫“玛阿里夫”，在阿拉伯语里是“文教”的意思。总经理是伊敏·穆斯塔法，在阿拉伯留过学，在“穆罕默德亚”学校教过书。舅舅的妻弟伊斯玛依尔是股东之一。我的工作是在清扫店堂和给邮购者包扎、付邮，晚上睡在总经理家的伙房里，并给他家打扫房屋和给他的孩子洗衣服。

在这书店里我工作了两年半。尽管工作很多、很累，我还是挤出时间读了不少书。俄文是这时开始自学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文学名著也是这期间阅读的；同时，我还跟着会计学习会计知识。这些对我日后的工作都是很有用处的。

在高尔基的故乡尼日尼，每年8月要举办交易会，我们书店是年年都去的。1911年一年一度的交易会快到了，总经理把一切事务都交给我去经办，因为这时我对业务已经很熟悉了。我带了书到了尼日尼，同一家帽子商店合租了一间大铺面，布置停当就开始营业了。

有一天来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个子老汉，买了一批书籍后朝我打量了一番，说“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在谈话中他告诉我，他叫司马义哈吉，住在斜米，经营着

好几个商行，有几个还在中国，需要能干的年轻人到那里去工作。我听到“中国”这个词，就想起了爷爷在世时的话，回去看看祖先劳动过的地方的念头油然而生。我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又不便于立即答应他，只是表示可以介绍一人，请他过两天来听消息。

我立即去找另一家书店的经理沙瓦里。在喀山时，他同我是邻居，很喜欢我。听我说明情况后，他说他认识司马义哈吉，必要时可以向司马义推荐我。这样我就下决心跟司马义去中国了。两天后司马义来了，询问这个年轻人懂不懂会计和俄语。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个青年就是我。”他非常高兴，约我晚上去他下榻的旅馆细谈。晚上我如约前往，他答应以每月20卢布的工资雇用我，我表示必须在交易会结束，回喀山交待清楚后才能动身。

交易会快结束时，舅舅有事来到了尼日尼。在一起返回喀山的水路上，我将去斜米的事告诉了舅舅，他很赞成。回到喀山，我将现金、帐目与存书等向总经理交待清楚，推说父母叫我回家，征得他的同意后便辞去了职务。10月，舅舅送我上船，两天后到了萨玛尔，换乘火车到鄂木斯克，又乘船沿额尔齐斯河航行，第四天深夜到了斜米。

司马义哈吉弟兄四人合伙经营对新疆的进出口贸易。总行设在斜米。总经理是长兄伊斯哈克，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牙可夫和阿里夫。我在斜米总行边干边学，到1912年9月，他们决定送我到乌鲁木齐的商行——天兴洋行去。我们乘马车到边界巴克图，经俄国边境军警检查了护照和行李后，便直奔中国的塔城了。塔城的天兴行是阿里夫经营的，生意相当兴盛。乌鲁木齐天兴行的经理是聘请来的哈桑·夏库洛夫，刚从俄国娶妻返任，我便与他同行。

就这样，我踏上了祖先曾经生息劳动过的地方，并且在它的省

会乌鲁木齐定居了。1914 年，我向民国政府内务部提出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1922 年，又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接来乌鲁木齐。全家人在故土定居的时候，真有说不出的高兴。